

印度的民族主义

我们印度的真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印度的情况，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情况。我不相信什么单纯的政治利益。西方的政治已经支配西方的理想，我们印度正在努力模仿你们。我们不能不记住，欧洲各国人民一开始就拥有种族团结，那里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它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业侵略的性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对付强大的、具有掠夺性的邻国。他们把自己完善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别人采取敌视的戒备态度，以此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抢劫，现在，依然保持同样态度——他们组织起来剥削全世界。

但是印度有史以来一直有它自己的问题——种族问题。每个民族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我们在印度必须认识到，当我们力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是很难看的，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上天交给我们的使命。

种族团结问题是我们多年来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在你们美国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问我，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回事。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常常带有一种优越感。我不由得以稍加改变的提法向批评我们的美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红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因为你们并没有改变对待他们的

种姓态度。你们使用残暴的方法避开其他种族，但是在你们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们没有权利质问印度。

尽管我们有很大困难，然而印度仍然做了一些事情。它设法在种族之间进行调整，承认真正存在于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且寻求团结的某种基础。这个基础来自我们的先哲那纳克、喀毕尔、柴特纳雅等人，他们倡导印度所有种族信奉一个上帝。

在寻求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时，我们也会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现在。由于科学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国家。你们也必须找到一个非政治的团结基础，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如果印度能够向世界提供它的解决办法，那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不过是这种巨大历史的一些篇章。我们在印度情愿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含辛茹苦。

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或者在堕落中生活。唯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因此，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互相斗争或者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每个国家的地理疆域和交通设施的规模都很小，这个问题就其范围来说是比较小的。人们在他们各自分离区域内培育他们的团结感也就足够了。那时候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同别人斗争。然而正是这种联合的道义精神才是他们伟大

之处的真正基础，并且抚育了他们的艺术、科学和宗教。那时候，人们不得不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种族的成员彼此密切接触的事实。只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崇高本性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的人，才能在历史上占有他们的地位。

现代最重要的事实是，所有不同的人类种族都亲密地来到一起。我们再次遇到两种抉择。问题是属于不同集团的人不是继续互相斗争，就是找出某种和解的真正基础并且互相帮助；不是无休止的竞争就是合作。

我毫不怀疑地说，拥有爱的道义力量和精神团结的眼光的人，对异族人的敌对感情最少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对别人有同情心的人，将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最适合占有永久地位的人；而那些不断发展他们的斗争本能和不容异己的人，将被消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凭借我们更崇高的本性的帮助来解决它，从而证明我们的人性。为了伤害他人并避开别人打击、为了挣钱而把别人拖在后边的庞大组织，不会帮助我们。相反，由于它们的沉重躯体，它们的高昂代价和它们对活的人性的有害影响，它们会在更高文明的更广阔的生活中严重地妨碍我们的自由。

在民族的演变过程中，兄弟情谊的道德文明受到了地理疆界的限制，因为那时候这些疆界是实在的。可是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传统上的想象的界线，并不具有真正障碍的性质。因此人类的道义本性必须极端认真地对待这个重大事实，否则就要灭亡。环境改变的首次刺激，酿成了人类的贪欲和残酷仇恨的卑鄙感情。如果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军备扩充到不可想象的荒唐地步，机器和仓库以它们的污秽、烟雾和丑恶，包围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么

世界将在自杀的熊熊烈火中毁灭。所以人类必须运用他的爱的全部力量和明澈的眼力作出另一次伟大的道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将包括整个人类世界，而不只是分散的民族。现代的每个人为了争取新时代的黎明都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有所准备，这样的号召已经来到。在新时代的黎明，人将在全人类的精神团结中发现自己的灵魂。

如果完全指望西方从较低的山坡挣扎着爬上人类精神的顶峰，那么我不能不想到，实现上帝和人类的这个希望，就是美国的特殊使命。你们是期望之国，期待着现在没有的东西。欧洲积重难返，而美国尚未定型。我知道美国没有旧传统的束缚，而且我理解实验主义是美国年轻的标志。它的光荣的基础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假如有人赋有洞察力，他就能够爱未来的美国。

美国注定要向东方证明西方文明的价值。欧洲已经不相信人性，并且变得多疑而令人厌恶。可是美国并不悲观或疲惫厌倦。作为一个民族，你们知道世上存在着善和至善，这种良知驱使你们前进。有些习惯不但是消极的，而且是肆意妄为。它们不象单纯的围墙，而象带刺的树篱。欧洲多年来一直在栽培这些习惯的带刺树篱，直到它们在自己的周围长得又稠密又高大。它的传统的骄傲在自己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不愿争辩说，它是不合理的。但是一切形式的骄傲最后将产生盲目性。象一切人造兴奋剂一样，它的最初效用是使人的感觉兴奋，随着剂量的增加，它使感觉变得糊里糊涂，以至兴奋得失去自制。欧洲逐渐变得固执地以它的外在和内在的习惯为骄傲。它不但不能忘记它是西方的，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对别人抛出这个事实，使他们感到羞辱。这就是

它越来越不能将它最好的东西给予东方，并且不能用正确精神接受东方长期积累的智慧的原因。

在美国，民族的习惯和传统还没有时间在你们的心头扎根生长。当你们以自己的漂泊无定的状况同欧洲的固定传统相比时，你们经常感到并且抱怨自己的不利条件。欧洲能够依靠它的过去最有利地显示它的伟大形象。但是在目前这个过渡时代，文明的新纪元正向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吹响它的号角，号召他们面向无限的未来。正是因为你们这种超然的自由使你们能够响应它的号召，实现前面的目标，欧洲朝这个目标开始了它的行程，但中途迷失了方向。因为权力的骄傲和占有的贪欲引诱它离开了自己的道路。

你们个人不仅不受思想习惯的束缚，你们的历史一点也没有遭到玷污，因此，在你们的生涯中适于高举未来文明的旗帜。欧洲所有大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它们的牺牲品。这不仅减弱它们在道义上的同情，而且减弱了它们在智力上的同情，这种同情对于了解和自己不同的种族是很必要的。英国人永远不能真正了解印度，因为他们不能无私地对待印度。如果你拿英国同德国或法国相比，你会发现以任何同情的见解或彻底的态度研究印度文学和哲学的学者，在英国是最少的。在关系不正常和关系建立在民族自私和骄傲自大的基础上的地方，这种冷漠和轻蔑态度是很自然的。但是你们的历史是没有私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够帮助日本学习西方文明，为什么中国在最黑暗的危险时期能够充满信心地指望你们的原因。事实上你们正履行着对伟大未来的全部责任，因为你们并未受到过去的过于吝啬的约束。所以，世界上所有国

家当中，只有美国充分意识到这个未来，它的眼光必然不会受到蒙蔽，它对人类的信心必然会象青春的活力一样强烈。

美国和印度有一种相似的主张——各个种族融合成一个整体。

在我们国家，我们一直在寻求各个种族的共同处，这种共同处将会证明它们的真正团结。没有一个单纯寻求以政治或商业为团结基础的民族会认为这是一种完满的解决办法。然而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将会发现精神团结，会实现这种团结，并且会鼓吹这种团结。

印度从来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观念。尽管我从幼年就被教导说，对民族的盲目崇拜似乎比崇拜上帝和人类要好些；但是我相信我已经成长到不受这种教导束缚的程度，而且我确信，我的同胞将通过反对这种认为国家比人类理想更伟大的教育的斗争，真正获得自己的印度。

目前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正试图从历史上吸取某种同我们祖先的教训背道而驰的教训。事实上，东方正企图接受一种并非它自己的生活结果的历史。例如，日本认为它变得强大是采用西方方法的结果，可是它在耗尽它的遗产以后，剩下的将只有从西方文明借来的武器。它不会得到内在的发展。

欧洲有它的过去。因此欧洲的力量蕴藏在它的历史当中。我们在印度必须下定决心，不能抄袭别人的历史，如果我们窒息自己的历史，那将是自杀。在你剽窃不属于你的生命的东西时，这些东西只会毁坏你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印度在自己的土地上同西方文明进行竞争，是没

三

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从自己的命运，而不顾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侮辱，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报酬。

有教授知识的课程，有训练我们的头脑以便从事脑力工作的课程。这些课程简单易学，使用方便。但是还有其它课程，它们影响我们更深刻的本性，并且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向。我们在接受它们并以出卖自己的遗产作为支付它们的价值以前，必须深思熟虑。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时代像花爆似的，它们的力量和运动使我们眼花缭乱。它们不仅嘲笑我们朴实无华的家用油灯，而且嘲笑永恒的群星。但是，让我们不要由于这种刺激而轻率地抛弃我们的油灯。让我们耐心地忍受目前的侮辱，并且认识到这些花爆虽然光彩夺目，但是不能常久如此，因为极端易爆既是它们有力的原因，也是他们容易耗尽的原因。同它们产生的结果相比，它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质。

无论如何，我们的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历史演变而来的，即使我们想做花爆，我们也只能制成这些理想的拙劣的花爆，因为所用的材料和你们的不相同，它们的道义目的也和你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希望付出一切代价购买一个政治上的民族，那就和瑞士用自己的生存作赌注来实现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同英国抗衡的海军的野心一样，是同样的荒谬。我们的错误是，认为人类伟大的途径只有一条，而这条途径目前已经由于它充满着对人的侮辱而显得很刺眼。

我们应当明确地认识，未来就在我们面前，它正等待着那些富有道义理想的人，而不是单纯富有财产的人。人类拥有特权能够为他不能立刻得到的成果而工作，并且调整他的生活，不去盲目仿效那些眼前成功的榜样，甚至也不去盲从自己的谨慎的、抱有有

限希望的过去，而是在内心适应充满着最高期望的理想的无限未来。

我们应当承认，西方来到印度是幸运的事情。可是仍然要有人要向西方介绍东方，使西方相信东方在文明历史的形成方面有它的贡献。印度不是向西方乞讨的国家。可是，尽管西方可能认为它是乞丐，我也不想抛弃西方文明，闭关自守。让我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上帝认为需要英国作为这种交往和紧密联系的桥梁，我愿意十分谦恭地表示同意。我对人类本性抱有巨大的信心，我认为西方将会发现它的真正使命。当我意识到西方在背叛它所信任的东西并且背弃它自己的目的时，我尖刻地谈到了西方文明。西方不应当为了自私的需要使用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世界诅咒的对象；而应当教育无知者，帮助弱者，使弱者获得足够的力量抵抗它的入侵，从而使自己摆脱强者容易招致的最严重的危险。它也不应当把实利主义当作它的终极目的，而应当认识到，它正在为精神摆脱物质的专制服务。

我并不反对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反对一切民族的一般概念。民族是什么？

它是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的表象。这种组织不断地使居民坚持谋求强大而有效率的努力。但是这种热衷于追求力量和效率的努力，耗尽了人类更高尚的本性中自我牺牲和创造性的精力。因此，人类自我牺牲的力量偏离了它的最终的道义目标，转向维持这个机械的组织。人们在这方面感到洋洋得意、非常满足，因此，这就成了对人类的最大威胁。当人类能够将他的责任移交这种机器的时候，自己的良心会感到宽慰，这种机器是他的智力

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完整的道义个性的产物。爱好自由的人们通过这种机器装置使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的奴隶般劳动永久存在，他们有一种尽到职责的惬意的骄傲感；原本正义的人们，能够在行动和思想上变得无情无义，同时却以为他们正帮助世界获得美德；诚实的人们为了自我扩张可以胡乱地剥夺别人的人权，反而辱骂被剥夺者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即使很小的商业和职业组织，也会在原本不坏的人们当中产生冷漠无情的感情。我们很可以想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为了取得财富和权力，自己疯狂地组织起来，这会在世界上造成什么样的道义上的崩溃。

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是多年来印度各种产生麻烦原因中最特殊的情况。由于一个在政治态度上是严格的民族已经统治着我们，我们不顾从过去继承的东西，已试图从自己内部培育一种信念，相信我们最终的政治命运。

印度存在着有不同理想的各种党派。某些党派正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其他党派认为，争取独立为时过早，然而相信印度应当拥有英国殖民地所拥有的权利，他们希望尽快取得自治。

印度政治运动史的初期，各党派之间并不存在今天所存在的冲突。当时有一个叫做印度人大会的党，这个党没有真正的纲领。他们对于当局的调整有些不满。他们要求在议会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并在市政管理中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提出一些零星的要求，但是没有建设性的理想。因此，我对他们的办法缺乏热情。我坚信，印度最需要的是它自己内部的建设性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即使在严酷的迫害下，我们也必须甘冒一切艰险，履行我们的天

职；经过失败和苦难，我们的每一步骤都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我们必须向统治我们的人显示，我们自己拥有道义力量，有为真理而受难的力量。如果我们无可显示，我们只好去乞求。如果我们所祈求的礼物立即赐予我们，那将是有害的；我已经一再告诉我的同胞：联合起来，为了创造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的机会，而不是为了乞求。

印度人大会失去了力量，因为人民很快认识到他们采取不完全的政策是如何地无济于事。这个党分裂了，出现了极端分子，他们主张独立行动，抛弃乞求的方法——这是使一个人在思想上解除他对国家的责任感的最容易的方法。他们的理想是以西方历史为根据。他们对印度的特殊问题并不同情。他们不承认，我们的社会组织中存在着使印度不能同外族人相抗衡的种种原因这个明显的事实。如果英国由于某种原因被赶走，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只能是为其它民族的牺牲品，同样的社会弱点会占优势。我们在印度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是：要清除那些产生缺乏自尊和完全依赖我们的统治者的社会风气和观念，这种状态完全是由种姓制度在印度的支配地位和依赖传统势力的盲目性和惰性所造成的，而这种盲目性和惰性都是与现代不相称的时代错误。

我再次请你们注意印度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它为克服这些困难所进行的斗争。印度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缩影。印度的地域过于辽阔，种族也太复杂。它是许多地区挤在一个地理容器的国家。欧洲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它是一个地区分成许多国家。因此，欧洲的文化和发展，既有多多样性力量的优越性又有单一性力量的优越性。相反，印度本来是多样性的，却偶然成为单一性，因而始终遭受由松散多样性和脆弱的团结所带来的痛苦。真正的团结像一个

圆球体,带着自身的负担转动起来很容易;但是多样性是一种多角的东西,推或拉都必须使用力气。这种多样性不是印度自己的创造,而是有史以来不能不接受的事实,这可以说是印度的光荣。欧洲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几乎消灭了当地原有的居民而使问题变得简单了。甚至在现代,这种灭绝种族的精神还有表现,在他们现在占据的土地上,他们自己本是外族人,却毫不客气地把外族人排斥在外。但是印度一开始就容忍种族的差别,而且这种容忍精神贯穿于它的全部历史。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这种容忍精神的产物。因为印度一直在试验发展一种社会团结,使不同种族的人民可以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充分享有保持各自特殊性的自由。这种结合尽可能地松懈,可是在环境许可时又尽可能地紧密。这产生了某种类似社会联邦的一种合众国的东西,它的通常名称就是印度教。

印度曾经认为不论种族多样性的缺点是什么,种族的多样性是必然的而且是应当有的,你决不能有朝一日不付高昂代价而迫使自然纳入你的狭小的方便范围。在这一点上,印度是对的;但是印度不了解的是,人类的差别不像高山那样的自然障碍固定不变,它们随着生命的不息而变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进程、形式和内容。

所以,印度在它的种姓制度中承认差别,但是不承认作为生命规律的变异。在试图避免冲突时,它建立了固定的壁垒作为界线,从而给它的许多种族带来和平和秩序的消极利益,而不是发展和运动的积极机会。它承认产生差别的自然,但是忽视为了无穷变更和组合的世界竞赛而利用这种差别。它认真对待各种生命,但是损害不断运动的生命。所以生命脱离了它的社会制度,它隆重

崇拜的是它所制造的分成无数间隔的大牢笼。

在它力图避免行业之间的利害冲突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它将不同的行业 and 职业与不同的种姓联系起来。这可以永远避免由竞争引起无休止的妒忌和仇恨,这种竞争滋生残忍,并且造成充满谎言和欺诈的气氛。印度在这方面也十分强调遗传的规律,而忽视变异的规律,因而逐渐使艺术降低为手艺,使天才降低为技术。

然而,西方观察家不了解的是,印度在它的种姓制度中认真负起了解决种族问题的责任,既避免一切磨擦,又给予每个种族在自己的界线以内的自由。我们不妨承认,在这方面印度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你们也应当承认,西方虽然在种族的同质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却从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而每当遇到这个问题时,它总是完全置之不顾,处之泰然。这就是它的反亚洲运动,剥夺外族人在这个国家谋求正当生活权利的原因。在你们的大多数殖民地,你们只在他们接受低下劳动者的卑贱地位的情况下才承认他们。否则,你们不是将外族人拒之于门外,就是将他们降到奴隶地位。这就是你们解决种族冲突的办法。不管这种办法的是非曲直如何,你们不能不承认,它不是来自文明的崇高动力,而是来自贪婪和仇恨的卑鄙感情。你们说这就是人类本性。印度也认为,它在用社会等级的固定壁垒大力掩盖种族区分的时候,它是懂得人类本性的。但是我们吃过苦头以后发现,人类本性并不在于它的外表,而在于它的实际;它存在于它的无限可能之中。当我们由于人性的外表不协调而盲目损害它时,它脱下佯装让我们看到我们损害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因骄傲和私利对别人所进行的贬抑,贬低了我们自己的人性——这是最可怕的惩罚,因为到我们

发觉时已为时太晚。

不仅你们同外族人的关系，还有你们同自己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关系，都没有实现和谐一致。冲突和竞争的情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因为这起源于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所以它除了暴死以外没有其他结局。在印度，商品生产受到社会调节规律的支配。它的基础是合作，它的目的是完善地满足社会需要。但是在西方，商品生产由竞争所推动，目的是为了个人获得财富。但是个人就像几何学上的线那样，它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它没有能够永久容纳任何东西的深度。因此，它的贪婪或唯利是图永无止境。在它的延长过程中，它可以越过其他的线，并造成纠葛，但是它将不断在它的孤单状态中失去完整的理想。

我们承认，我们人的胃口是有限度的。我们知道，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超过健康的限度。难道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就没有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不就是死亡的范围吗？在这种物质至上的民族狂热中，西方各国人民不是正在把他们的最主要的精力花费在单纯生产财物上，而忽视理想的创造吗？一种文明能够忽视道义健康的规律，贪食物质财富，无止境地膨胀下去吗？人类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自然要设法限制自己的欲望，使它从属于人类本性的更崇高的目的。但是在经济领域，我们的欲望除了遵循供求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限制，而供与求可以人为地形成，为个人提供机会，以沉缅于无休无尽的大量享受。在印度，我们的社会本能限制我们的欲望——也许它受到极端的抑制——但是在西方，经济组织没有道义目的，它的幽灵驱使人们不断追求财富，难道就没有适度的限制吗？

力图在各种社会制度中体现出来的理想，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人类的和谐发展而调节人们的感情和欲望，另一个是帮助人们培养对人类的无私的爱。因此，社会是人类的道义和精神抱负的表现，这种抱负属于人类更崇高的本性。

我们的食物是有创造力的，它构成了我们的身体；但是刺激性的酒类并非这样。我们的社会理想创造人类世界，但是当我们的思想背离我们的社会理想而转向对权力的贪求时，那么在那种如醉如狂的状态下，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里，在那里，我们的力量并不健康，我们的自由并不自由。所以，在我们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并不能给我们自由。汽车不能创造运动的自由，因为它仅仅是一部机器。当我自己自由的时候，为了自由的目的我们能够利用汽车。

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记，已经得到政治自由的人们，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他们只是有权威的。他们正在自由的掩盖下狂热地制造庞大的奴役组织。以挣钱为最高目的的人，正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生命和灵魂出卖给富人或者代表金钱的联合体。迷恋于政治权力和热衷于扩展对外族的统治的人，逐渐使他们自己的自由和人性交付于奴役他族人民所必要的组织。在所谓自由的国家里，多数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被少数人驱使，走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标。这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承认道义自由和精神自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用自己的狂热制造巨大的旋风，由于这种旋风的旋转运动使他们感到茫然如醉，以为这就是自由。但是等待袭击他们的厄运，如同死亡一样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人类的真理是道义的真理，而人类的解放是精神生活的解放。

当前印度的多数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精神理想已经尽善尽美，社会的建设性工作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可以政治方面自由地从事我们的活动。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我们目前的无可奈何归咎于我们社会机能的不健全，因为我们接受的民族主义信条是，这种社会制度已经由我们的祖先一劳永逸地使之完善；我们的祖先有超人的眼光，这种眼光具有永恒的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为未来的时代作出无限的准备。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一切苦难和缺点都应由外部闯进来的历史偶然性负责。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社会奴役的流沙上建立一种自由的政治奇迹的理由。事实上，我们是要阻挡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真实潮流，而且只从别国人民的源泉中借入力量。

我们印度人当中有些人幻想单纯的政治自由将使我们得到自由，他们把从西方得到的教训当作绝对真理，而对人类却丧失信心。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社会所有的任何弱点，都将成为政治上的危险根源。导致我们盲目崇拜社会制度的僵硬形式的那种同一惰性，将在我们的政治中形成坚固的监牢。狭隘的同情，使得我们可能将折磨弱者的枷锁强加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上，在我们产生暴虐不义的政治中将会表现出来。

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在谈论理想的时候，忘记了民族主义缺乏基础。拥护这些理想的人，正是在社会实践中最保守的人士。民族主义者说，试以瑞士为例，该国尽管存在着种族差别，但人民仍然团结成为一个民族。可是要记住，瑞士各个种族可以混合，他们可以通婚，因为他们属于同一血统。在印度，并不存在生而具有

的共同权利。我们在谈到西方民族时，忘记了西方民族没有我们的不同种姓之间那种自然的互相排斥的现象。不允许在血统上混合的人民，除了被强迫或为了图利以外，能够相互为对方而流血，全世界能有这样的例子吗？我们能否指望这些妨碍我们种族混合的精神障碍不会妨碍我们的政治团结么？

还有一种事实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承认，那就是我们的社会限制仍然很专横，以致于使人变成了懦夫。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有异端思想，但是他不能奉行这种思想，因为他会在社会上遭到排斥。我原谅他竟然为了生活不得不过着一种不真诚的生活。社会上的思想习惯迫使我们将自己的同伴的生活变成他们的负担，甚至在选择食物这样的事情上他们和我们都有不同。这种习惯肯定要在我们的政治组织中长久存在下去，并且产生强制性的手段，以粉碎任何表示生命象征的合理差异。而专制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只会增加不可避免的谎言和伪善。只是自由这个名称就这样有价值，以致于我们甘愿为它牺牲我们的精神自由吗？

对我们的习惯不加节制，在我们年青精力旺盛的时候不会立即显出它的影响。但是它逐渐消耗这种精力，到衰老时期我们不得不结算帐目，并且偿还导致我们破产的债务。在西方，你们仍然能够趾高气扬，虽然你们的人性正每时每刻都受到有组织的力量们的疯狂折磨。印度也处于它的青春期，能够在它的生命机体中承受它那一成不变的社会组织的可怕力量，但是这对它来说关系重大，并且已经使它的充满生气的本性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印度知识阶层对印度的社会需要漠然无知，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正把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固定不变作为完善的标志——因为我们的社会结

构的肢体对疼痛的正常感觉已经麻木，他们却误认为这个结构不需要帮助。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全部精力只需要在政治领域里拥有活动范围。就像双腿变得萎缩而残废的人，力图欺骗自己说，这些肢体仍在变大，是因为它们已经得到最终的解救，他唯一的毛病就是缺少拐杖。

关于印度的社会和政治复兴就讲这些。现在我们来谈谈印度的工业。常常有人问我，自从英国政府来到以后，印度是否存在什么工业复兴。应当记住，在英国统治印度初期，我们的工业就受到摧残，此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帮助和鼓励，使我们能够抵抗世界上的庞大商业组织。各国已经宣布，我们仍然作为纯农业国的人民，甚至在今后永远忘记使用武器。印度就这样被弄成许多块容易消化的食物，随时准备被任何民族吞食，哪怕这个民族只有发育最不完全的牙齿。

因此，印度的工业创造力很少出路。我个人不相信现代臃肿的商业组织。它们是丑恶的这个事实，表明它们与整个创造是不协调的。自然的巨大力量不是以丑恶而是以美来显现它的真相的。美是造物主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时在自己作品上的签名。我们的产品，粗卤地无视完善的规律，而且不以它们的拙笨为耻，承受了上帝厌恶的永久的沉重压力。只要你们的商业缺乏尊严，它就不是真正的商业。美和真是孪生兄弟，他们的成长，需要闲暇和自制。但是图利的贪欲没有空闲，也没有止境。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和消费。它既不怜悯优美的大自然，也不怜悯活着的人类。它毫不犹豫地准备无情地摧毁它们的美和生命，将它们铸成金钱。正是由于这种商业的丑恶和庸俗，使我们在早期看不起商业。当

时，人们有暇明确地看到人性的完美。那时候，人们对唯利是图的本能正当地感到羞耻。但是在目前的科学时代，金钱由于它的畸形膨胀，已经变成至高无上的主宰。它高踞累累财货之上，损害人类的崇高本能，从它周围赶走了美和高贵的情操，这时候我们屈服了。因为我们卑贱地从它手中接受了贿赂，我们的想像拜倒在它那庞大躯体面前。

但是它的异常庞大和它的无限复杂，正是它衰亡的真正标志。游泳家并不用激烈的动作来显示他肌肉的力量，而以完善的姿势和自如的动作显示某种无形的力量。人和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他内在的、无形的力量和价值。但是现代人的商业文明不仅需要过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消磨了时间和空间。它的动作激烈，它的声音刺耳。它自作自受，因为它正把自己赖以存在的人类糟践得不成样子。它以幸福为代价拼命地挣钱。为了给自己的商业组织让出充分的活动范围，人类正在把自己缩小到最低限度。人类正在把人的情操变为耻辱，因为人的情操往往妨碍人的机器。

我们的神话当中有这样的故事：据说苦行赎罪以求永生的人，必然遇到永生之神因陀罗派遣的妖魔的引诱。如果被引诱迷惑，他就失败了。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力求达到永生的目的。因陀罗派遣了妖魔去考验它。那就是琳琅满目的财富的引诱。西方被迷惑住了，西方人的文明在机器的茫茫旷野中迷失了方向。

这种重商主义带着野蛮状态的丑恶装饰，是对全人类的可怕威胁，因为它正把权力的理想凌驾于完善的理想之上。它使利己主义的迷信达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我们的神经比我们的肌肉脆弱。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在我们不再予以细心的保护时，就像婴

儿一样无用，而这种保护就是由于它们宝贵才向我们要求的。因此，当冷酷粗暴的权力在人类的广阔道路上胡作非为的时候，它拙劣地把我们多少世纪以来为之牺牲的理想吓跑了。

对于强者是致命的诱惑，对于弱者更是如此。我不欢迎它来到印度人的生活中，即使它是永生之神派遣而来的。让我们的生命具有朴素的外表和丰富的内容。让我们的文明牢固地建立在社会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济剥削和冲突的基础上。怎样对付吸吮我们生命鲜血的经济巨龙，是摆在所有东方民族中对人类精神抱有信心的思想家面前的任务。接受和我们有不同理想的人强加于我们的条件，是懒惰和无能的表现。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促使世界各国引导我们的历史走向自己的完美目的。

根据以上所讲，你们会知道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可以承认存在着供求规律，以及人类对更多东西而不是对有益于他的东西的迷恋。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人类中存在着一种完全和谐的境界，那里贫穷并不剥夺人的富有，失败可以导致胜利，死亡可以导致永生，作为永恒的正义的酬报，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仍然可以使他们的屈辱变为辉煌的胜利。

世纪的黄昏

（用孟加拉文写于上一世纪的最后一天）

一

世纪末日的太阳在西方的血红的云海中和仇恨
的旋风中没落。

民族利己的赤裸裸的激情带着它那贪欲的醉狂，
紧随刀剑的砍杀和复仇的狂歌舞蹈。

二

民族的贪欲会由于它无耻的取食而发狂。

因为它已经把世界变成它的食物，

舐着，嚼着，大口地吞着，

它不断地膨胀，

直到在那邪恶的筵席上，一声霹雷突然从天而降，

击破它那肥大的心脏。

三

祖国呵，地平线上闪耀的通红亮光不是和平曙光。

那是火葬场的火光，民族利己的巨大尸体在焚化，

它因为纵欲而死亡。

黎明在东方漫长的黑夜后面等待，
恬静而温良。

四

守望着，印度。
携带您对那神圣日出的崇敬献礼，
让欢迎它的赞歌由您最先来唱：
“来吧，和平，您这上帝的大苦大难的女儿。
来吧，带着您的知足的珍宝，刚毅的剑，
和闪耀在您前额的温良。”

五

不要羞惭，我的兄弟，站在骄者和强者面前，
穿着您那朴素的白袍。
让您的荣誉成为谦恭的荣誉，您的自由成为灵魂
的自由。
就在您毫无掩饰的贫穷的基础上，
天天修造上帝的宝座。
要知道庞然大物并不伟大，骄傲并不久长。